

第一章

# 家世與 赴日出家當小沙彌

## 一、我的出身與家族

我俗名叫陳進財，民國17（1928）年2月4日生，35歲時改名陳源靈，是臺北縣永和溪州人。今年（2006）79歲，父親名叫陳海金，母親是陳孫蜂。政治名人陳金讓是我的堂弟。家父有五個兄弟，他排行老三，陳金讓的父親排行老四。我從小與陳金讓同住一屋簷下長大，當時還未分家，都是一起吃飯。家母是心源和尚的女兒，所以釋心源是我的師父，也是我的外公，孫姓家族是務農，算是當地的大家族，孫姓祖厝目前都還在。

我是家中的獨子，我們母子的感情，正如我兒女跟我說的：「阿嬤說她身體不好，可是看到你就好了。」我母親往生前7年間都臥病在床，只有吃飯才起床，這期間我都一直照顧她。家母32歲就喪夫，全力扶養我一人，所以凡事都會對我說，而我什麼事也會對她說，兩人是無



照片25 源靈法師法像

話不談。我55歲時母親過世，之前我們一直相依為命。我的兒媳婦常說：「阿嬤身體不好，趕快叫爸爸回來，阿嬤看到爸爸回來就好了。」母親非常疼我，家母雖過世20多年，我還是常常想念她。我出家其實我母親不知道，只以為我要去日本念書，可是知道我在日本是當和尚，她也沒反對。我母親臨終前，東和禪寺還是孫姓子孫在管理，但已經衰微了，她說：「沒有看到我孩子回到東和禪寺當住持，我死也難瞑目。」這也是我重整東和禪寺的動機之一，是爲了要完成母親的遺願。而我欣慰的是，終能圓滿達成先母的心意了。

我小時候生活很艱苦，凡是遇到年節，祖母就四處去借錢，自己作紅龜粿，上面圖案蓋的比較好的就拿去送人家，弄壞的就自己吃。我小時候對祖母這種行爲很不以為然，自己沒有錢就不必請客，何必借錢來送禮？讓自己平日必須縮衣節食。因此，在我的觀念裡，如果要到我家吃飯，同我隨便一起吃，隨時都歡迎，但是若要求吃特定的東西，我就不請客了。我祖母有5個男孩，3個女孩，凡有年節祭典，就向左鄰右舍借錢，因此，我從小就發願，絕不學我祖母。

我原是出身日本式和尚，以趕經懺起家，早期我也是人家所稱「假和尚」的一份子。首先我有妻兒，並且

不拘葷素，有人要作經懺佛事就去應付，平時與妻兒同住。我18歲那年的8月，從日本回來不久就被徵召服兵役，入伍前曾跟我師父合照過一張照片，那時他留有頭髮、長鬚，因為他發了一個願：祈求世界和平。如果世界沒有和平，他不剃髮除鬚。隔年日本戰敗後退伍，回到東和禪寺幫忙，21歲自由戀愛後結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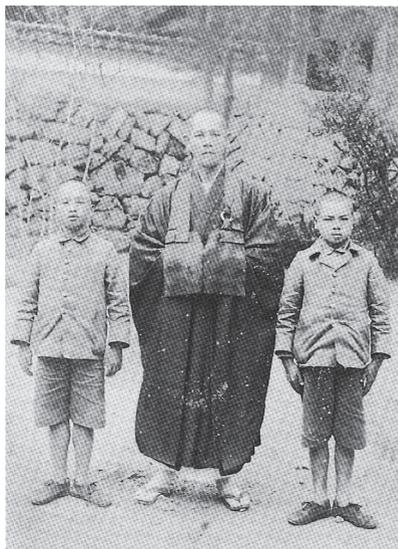
## 二、日本永明寺當小沙彌



照片26 東和禪寺第三代住持正通源靈（陳進財）時十五歲。西元一九四三年（民國三十二年）攝於日本島根縣鹿足郡津和野町覺皇山永明寺

我14歲拜心源老和尚為師，之後他讓我以小沙彌的身分到日本島根縣永明寺覺皇學園就讀。心源老和尚是家母的父親，也就是我的外公。心源老和尚為了栽培么兒孫正修及孫子孫元得，就將他們送到永明寺當沙彌，我是晚他們一年才到日本，也就是我13歲的時候（1941年）這兩位師兄到了日本。那時候我心裡想：「他們到日本，我也要去日本！」但是我並不知道他們到日本是去做什麼，只聽老和尚說是要送他們去日本念書，沒聽說是要去當和尚，而他們二位是否知道是要去當和尚，我並不知道。那時候我還叫我師父為「師公」，我就對他

說：「師公啊！拜託你也讓我到日本念書！」他說：「如果你喜歡去就讓你去！」我就是因為這個因緣到日本去的。



照片27 心源法師於1942年攜徒孫元得（右）孫正修（左）至日本島根縣永明寺求學

到了那邊才知道：「糟糕！是要去當和尚！」我從沒想過要當和尚。可是，到了日本，想回來也不可能了。為什麼回不來呢？首先，我是坐船去



照片28 2002年日本小沙彌時代的同參來訪，攝於臺北萬華龍山寺，左起龍山寺董事長黃欽山、日僧吉川文英、龍山寺住持慧印法師、源靈法師

的，身上沒有錢再坐回來。而我們師兄弟三人所有的生活費，都是由臺灣這邊直接匯給永明寺的住持，所有的食、衣、住、行由他們負責，自己不用張羅，所以想回來也不可能。我雖想回來，但卻一直不敢開口，即使開口，也沒人會理我。我們三人就一直待到太平洋戰爭如火如荼的1944年，放暑假才回臺灣。等到要再回日本，由於戰況激烈，家人怕船隻受攻擊，就不讓我們再去。我從14歲去到日本，16歲回來，前後在日本待了約三年。

我在永明寺時並沒有吃素，因為日本出家人不吃

素，但是每天三餐一定吃たくはん（黃蘿蔔鹹菜），但並不是什麼好的たくはん，裡面常常有蟲子，而且是空心的。每年採收蘿蔔後，就馬上醃漬，要吃就從舊的先吃。寺裡有醃漬十桶たくはん，拿出來的往往是空心的，非常難吃，一週要吃六天，喝的是味噌湯，每到週六晚才能吃到魚或是肉，一週才能吃一次。

日本人用たくはん作糕餅等食品，那種たくはん是好的たくはん，不是像我們配飯吃的たくはん。同樣在臺灣，たくはん有貴的跟便宜的，有好壞之分。當時食物的好壞不見得與戰爭期間物資缺乏有關，因為曹洞宗本山永平寺也是如此，凡是修行道場就不會改變，修行期間要學習吃苦。

我們在日本就讀的永明寺覺皇學園，當時的園長是水上興基，而住持另有其人，名叫島田弘舟。這個覺皇學園其實就是相當於現在的臺灣佛學院，不過日本的佛學院與臺灣的佛學院並不相同。日本的佛學院是什麼工作都要做，一週的課程中只有一、兩科是佛學課，其他時間都在工作。早上禪坐半小時，接下來上早課誦經，之後住持或老師若有空才會來教一、二小時的功課，否則就要出坡。砍柴的砍柴，煮飯的煮飯，早上撞鐘，晚上擊鼓，學習儀軌等，這些都是做和尚應該要做的事。

我在日本打坐，常常因為打瞌睡，被打香板，老禪師告訴我們打坐要如何如何，我全都忘記了。像撞鐘、擊鼓、敲木魚都是小沙彌要做的事，但是由於按先來後到分配職事，久了不做就忘記。雖然我在日本三年，但怎麼做現在都忘了；就像我二十年以前，很會打鼓，但當我做了住持之後，久不操作已經生疏了。像大鐘鼓有分曹洞、臨濟，我特別送我的徒孫去日本學半年，因為我自己已經忘記怎麼敲了，怕教出來有誤。臺灣雖也有人會教鐘鼓，但我主要的目的是讓寺眾知道，我們的傳承是日本曹洞宗，不過鐘鼓的敲法臺灣跟日本是不同的。

南投日月潭有座玄奘寺，早上敲鐘與敲鼓之間要有一定的間隔，譬如要間隔2分鐘或3分鐘。聽說有一次蔣介石總統在涵碧樓，一下子鐘鼓全敲完，負責敲鐘鼓的人被叫去罰跪。蔣介石總統早年曾與浙江的雪竇寺有接觸，鐘鼓一敲錯，他馬上就知道。所以稍有研究的人，佛寺一敲鐘鼓，他就知道是屬於何種宗派，像日本曹洞宗永平寺的規矩還是敲一下鐘要拜一拜。早上是先敲鐘再擊鼓，所謂「起板」，先「叩！叩！叩！」三下，就是要把人叫醒，接著三下是提醒盥洗，第三次就是通知住眾出來作早課。擊板間雜敲鐘，鐘敲完接著擊鼓。晚上則是先擊鼓後敲鐘，打法早、晚是一樣的。

我在日據時代讀過公學校，所以日語可以講也可以聽，但是文章寫不出來。不過由於佛教理論很深奧，剛到學園的時候由水上興基上《俱舍論》，我看不懂也聽不懂，只要不打瞌睡就好了，打瞌睡會挨揍。一個禮拜只上兩小時的課，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工作。上課的時候要穿日式海青（らくす），必須服裝整齊坐在講堂聽老和尚講課。當時還有一位後來成為曹洞宗臺北別院第六代院長的島田弘舟，也曾教授課程，但是內容是什麼我忘了。講課通常一週一次，如果忙時也有好幾個禮拜才講一次的。水上興基是戒師，島田弘舟是學者，兩人同住在永明寺，其中水上興基一年僅三個月在永明寺，其餘的時候就是弘法、傳戒，其他的時間都是由島田弘舟負責。他們後來成為曹洞宗臺北別院的院長，通常一任是三年，若連任時間就長些，臺北別院院長卸任後，就各自回到自己住持的寺院。

### 三、當日本兵四個月

在北投還有一座寺院叫中和禪寺，我和孫正修、孫元得三人於1944年的8月從日本回到臺灣後，師父讓我們全都待在那裡，由師父親自教導我們佛法。我師父出身農家，常常講佛法講到一半就要我們到菜園去種菜。我們前後在中和禪寺待了近一年的時間。不久被日本人徵

召到高雄楠梓服兵役，訓練4個月完畢，還未分發，臺灣就光復了，我就回到東和禪寺。後來孫元得因為不想當和尚，就去念臺北中學，畢業後就到社會上工作。孫正修今年（2005）初往生，而孫元得約在25年前就過世了。

在中和禪寺，我最早是跟師兄王正順學習念經。當時念的經是日文經典，光復後改念閩南音。日本時代的早、晚課有規定的經典，如《金剛經》、《普門品》，其中《普門品》是念《普門品偈》，光復後日文經典就不能念了，我只好又重新跟臺灣的和尚學。

在我剛回臺還未被徵召到楠梓去的時候，在北投中和禪寺，美軍的轟炸機是從淡水河口進來，飛過觀音山到市區轟炸。那時還很好奇，就會跑出來看，畢竟中和禪寺一帶不是什麼要塞，飛機是要轟炸像總督府這類的機構，但是常被師父罵：「要死啦！」現在回想起來，師父當時是愛護我們。那時候總督府被炸得一蹋糊塗，不過這也是事後才看到的，那時我已經住在東和禪寺了。總督府的中心高塔及左側建築，有一大片崩塌，轟炸時師父不准我們出來看，怕受波及。說也奇怪，東和禪寺這裡也沒有設防空洞，雖然規定大家是要躲防空洞，但我們都只是在寺裡而已，還好我們從來沒有被炸過。